

110X  
579  
12  
6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二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謂為求州司馬不與中川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

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楊憑之子始

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

之怪於文也世之摸擬竄竊取青妃白肥也肥皮浮肉柔筋脆

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

俳音排而能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

書有滑稽列傳滑稽音骨亂也稽音難同也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

云猶俳諧也滑稽如字稽音計百出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

說各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謂力撥切則罷憊而廢亂

疲同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絃七刀切縵未旦



此學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  
記云奇異小蟲水草檉梨橘柚苦酸辛雖蝨吻裂鼻物武粉切口邊縮  
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類亦作道屈到之笈勿切  
劉普菱曾替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  
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  
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  
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  
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  
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  
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咕他叶切動其喙呼惠切亦勞甚矣乎本  
亦上有  
彼字

裴瑾宗豐二陵集禮後序瑾音中切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無礼二字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

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左傳

元年豫凶事非礼也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擬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

斥去其後吳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德宗葬

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宗葬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

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

擢壘秘器象物之宜積與最同徒九切殞也秘器外之則復土斥上

因山之制漢文紀張武為復上將軍謂穿壙之馬外之則復土斥上

文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萬國作方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

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具本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

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

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

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

子心為愛禮下近古焉一本無近字一本無而古昔韋孟以詩禮

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韋孟五世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

之儀卒集於小同鄭玄孫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賈誼孫盧植

以儒學用而堪為祭法盧植五世舊史咸以為祭今裴氏太尉公以禮

匡義嗣禮之高祖侍中公以禮議封禪曾祖祠部公以禮承大事祖

遷同部大理公以禮輔東宮父數大而瑾也以禮奉三陵又能成書

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

顯於世微四子堅瑾墳大理之兄正平節公慎子情以儀範成家道

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情子均郇公以孝友勤勞揚

于家邦一無遊其門若聞韶濩亦作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

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於忠敬

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宗直子亭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

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糺即糾莫能離其說獨

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晉孔衍以戰國策所書

所記參其同異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從

數耗矣數音速而後之文者寵之寵一本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

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城欲無以考其變欲采

比義會年長疾作鴛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第宗直愛古書樂而

成之搜計磔裂磔音涉擣撫格切結檣俱運切離而同之與類推移

不易時月而成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群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

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

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

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

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侯宗直也故

刪取其叙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

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  
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  
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  
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  
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  
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  
若乃合其英精一作菁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  
興用文理一作章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決于漢氏與之相準於  
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楊凌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  
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  
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

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  
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  
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  
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  
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  
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看而生唐興以來  
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陳子昂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  
興而莫能極張說封燕國公張曲江張九齡韶州人天下以比興之隙  
隙窮著述而不克備一作有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  
彌遠文之雜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  
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編悟文體尤邃叙  
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  
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

陳衆甫汝南周原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符一作何太山羊士諤隴西李  
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  
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  
發發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  
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  
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凌之兄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  
詣以繫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吳武陵之父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鬣  
而廣顙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  
以忠孝端其本以是鄉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  
侶口罕切與阮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  
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編觀焉其為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

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為誄誌吊祭有孝恭慈仁之誠  
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  
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大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然後材不  
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  
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  
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墮者雖古猶今也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  
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自先天以來睿宗策名聞達秉毫翰而踐文  
昌登禁掖者紛綸筆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棹鞅於文圃者韓徒乎切  
養咸不得攀而論之乙亥歲貞元十一年號某自南徐來南徐執文賦子詞  
有遂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乃徼狂疾之功以為名  
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嗣來京師會于萬里沽瓊瑤在



魏應奉子詢詢子塚字休連處兄賜字德連機雲入洛二子由是正

聲迭奏雅引更和播墳篋之音韻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風發在簡

素文章之曹曷能及茲况宗兄王緯為監握炳然之文以贊閔石鴈

冠銀章高宅買切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復其始某也謂余傳

卜氏之學作詩亭夏宜叙于首章操斧於班郢之門公輸子又莊子云

鄧人善斯強顏耳詩凡若干首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貞元十四年朝京

談者謂大梁汴州宣武多悍將勁卒亟就猾亂亟去吏切猾一本而

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

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是宜

慰薦煦諭煦火羽句二切納為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

聖上於是撫以表臣書立政補藝人叔臣百司表臣表贊以藝人謂

揚凝檢校吏部郎中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慙切對

康誥篇元遂室有衆故楊公以謀議之隙音隙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

惡大慙惡大慙認復命示信于外諸侯示一作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饒焉

容受童儒使在末位子享時年禮部郎中許公許孟容以宏才與學

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崔韋字文為

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滙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

旅之制替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

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氣之發

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水

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温文之道以和其氣

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慈論

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

知文十二卷

六

杓直李建字杓直南陽韓安平韓泰字安平洎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

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

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

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振策于邁策即字且饒於野或命為之

序予於崔君有違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

登于儀曹禮部也貞元八年敏于王庭敏音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

列貞元十年郡率資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獨孤密

僕間歲驟遊邠壇即疆今戎帥楊大夫時為候奄楊朝最字叔明為邠寧節度使韓遊

震侯盡護群校用管法筆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

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唐史云韓遊

驕張獻甫宋代軍遂亂朝展斬首惡者百餘人加御鵝冠者仰而榮

史大夫貞元九年或甫卒以朝展為邠寧節度使武七以之節冠也今又能勞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何南獨孤

密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

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

新平二連帥府獨孤寔為山南西道節度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

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大戎陷河右逼西鄙廣德元年七月

取河西隴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厥後投石

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賈音古左傳注賈賣論者以為天子且

復河壩故壇壩而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

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

植密畫於借筋之宴發君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計而

道揚威命然後談笑樽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

伍俾其軍食盡漿檣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蜀如有燕然之文有燕然山銘炳烈于燕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杜周士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  
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商方之  
理理是以大摠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梳好古書百家言洋洋  
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為義府溢為高文慤而和肆而信豈詩  
所謂抑々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  
士之求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  
甚又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范傳貞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兵部兵一本則必參其等列分  
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各書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  
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  
下有司錄去甚衆由是吏得為奸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竄易而

莫示其實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  
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有范氏傳貞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  
其美宰相方之用以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  
有或績復於有司為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  
尉以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  
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為吏者人役  
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  
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  
矣季弟為殿中侍御史范傳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子厚時為咸悅而  
尚之故為詩以贈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盈字石渠則又溢于  
諸侯求達其道故較乘客于吳相如遊于梁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

志節之大者也。通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渤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貞元元年又膺邺鄆之召，北會元戎直道自達君濟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于之間，禮記易謂君行于謂臣也，注雖枚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復于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榮其趣舍。潘云：上七音切，下七音切。惜其離曠，小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爛若編具，爨如貫珠，琅二清響交動，左右羣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為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也，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亂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謂刺史崔君敏卒，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注桂州，推是道也，以往

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齊云：苑音苑，左氏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

文辯其勝于大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學之質行，浮於休顯之聞，

遊公知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懈，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

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戶部

並就重輕之試，觀掉鞅于術藝之場，潘云：掉鞅，徒了徒，弔遊刃乎文

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生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圍視，朋儕拱手，甚

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中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

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

之轍，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閭更賀，開音汗曳裾峨冠，榮

之轍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閨更賀，開音汗曳裾峨冠，榮

之轍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閨更賀，開音汗曳裾峨冠，榮

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商維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温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一無字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王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觀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其氣象甚

茂雖在綺紈而私心慕焉潘云綺去倚切紈也純官切素也前漢在於綺純誇之間注並貴戚子弟之服

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宮之中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

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左次陋巷余亟會于其居亟去視

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貞元十二年禮部侍郎

即呂清知貢奉試日五色賦春臺晴望詩鍊中第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盼有耀余獲質於

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

一誠絕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為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

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雅不羈俗

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也吏部告余東游是將乘商於今商州西

古於城張儀請獻商於之地即此浮漢池歷郢城郢城并切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

朋舊之徒含喜來迎宗姻盡皆加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群

之思行益少矣潘云離群索居僕不腆他典切見邀為序征夫之言非所以志

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序 班肅

隴西辛殆庶猥稱台文宜叙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為請且曰

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驢慢行不進越其先兩漢

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耽學篤志之士往往出於其門

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勤劬音渠勸羊至切勞也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

其里焉元十七年禮部侍郎高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

位賁是方岳為大夫良蕭之父佐今將拜慶寧觀光耀族屬是其可

歌也道出於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為諸侯師嚴震為

道前度使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

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

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胃欤相國馮翊

王公德宗幸奉天進封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門子謂胃子出

禮記左傳一本有第字下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欤承世家之儒

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

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為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

容乎

送獨孤申叔待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壘關左

文士往之仿佯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之褰裳奮懷舊都日以滋

甚獨孤生周人也獨孤申叔字子重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

經要才與身長壯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温清奉引之隙

與隙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

以申導志義不為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

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

則是設覆為筭也辨音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

璞也詬孰甘焉詬切於是有切磋琢磨鏤礪括羽之道齋語子路曰

擇自直新用之連乎畢革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鏤而礪之

其入之不亦深乎滿云繼子木切矢鋒也括音括与筭通箭末曰筭

聖人以為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怕以

幼孤羸餒為懼恤之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

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予以詩禮為冠履以春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並謂淵切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上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為之如趙生爽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趙崇儒或曰趙昌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荊州仁我若子姓前漢田蚡傳云恩禮重厚有賢能為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為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嘗不盡然內傷盡逆力切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督力之剛迨今茲始全然為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效於戲下

義又許為切其言云爾自吾處來州三年趙生亟見視其狀事

言大將觀其跡温密簡靖聞其言從端誠自尚書理荊州理一本

仁異政日至則趙生喜扑起立喜一本作震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

為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是行也趙

生其將奮六翮翮下華翔千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道

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同吳武陵贈李睦周詩序

潤之盜魚切也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讓

元也二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已

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

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乎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廷臣

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渡于楚越之郊戰且

走乃得完為左官吏前漢年表說無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論

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勇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為之詩然後慊於內謙若輩切慊也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吾之先焉者作焉言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南承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越語王令軍孤子寡婦疾疫貧病者納官其注官仕也仕其子而散之藥以食之也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漢武太初元年初置羽林騎取從軍死孤國家寵先中丞承嗣父御史丞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承嗣七歲以父死節即授猶曰於古為薄漢北地都尉印張入選殺尉印尉官也印名也音昂以不勝任啗匈奴而子單侯于銜印之子單侯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君之土田之錫

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為涪州涪音扞蜀道勅寇勅其切晝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亂也期死待敵亦曰彼忠烈亂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羸縮受譴茲郡宋貞元年

反承嗣以無備摘末州凡一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元和四年閏三月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况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宜充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末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温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讎於文離合也文詔令也謂合於詔令當量移也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大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貺則拱璧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一本無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送之江許飲食之



許音虎水涯也且告曰凡吏干土者若知其職也若汝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備一夫於家受若真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授序薛巽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對忿憤慙音豫忿列於上愬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為勞矣而竟連大獄

以至於放

薛巽始佐河北軍有勞未及錄會其長子臯謨及薰爰以罪聞巽坐貶

不戚於貌不怵於心

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恒矣哉朝廷施恩澤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朗州名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下灘水灘切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也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督為吏噫何自苦為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聞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于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乎姦其不為是久矣今而將行請余以言行

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既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嚴震之子

嚴氏之子有公既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  
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  
余諭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泮礪之誠修其文雅行當  
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激揚洪音沛哉鏗乎充于四體之  
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勲力盈于旂常極人臣之  
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隅柄是文武謂嚴震也毀丁練切若子者生而有黼績  
梁肉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  
候其門有亞夫之繁戟焉宋遺禮切洪以繁戟代斧鉞中人處之不  
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貴美服勤儒素退托於布衣韋帶之任  
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嚴公既元五年登第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  
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隱內訟稱謙如此其可患乎賈

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者一本無若高陽齊魯皆賦命

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論于右簡論字一作編竊褒貶之

我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元公

周乎志者窮蹟不能變其操續晉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

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

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所

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蹟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濬

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倉忽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

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

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返家啟墟脩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

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吳越春秋越王使

五純鈞湛盧鑽蒙曹巨閔也患不得犀兕而割之也又之得切

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宜其利乘其時夫可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廢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厲賦古充切豈甚直一本累上有美餌者一本嘗作震而餓望獲魚之慕窮臨切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乏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為文無謬悠迂誣之談鍛鍊剪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也齊映接禮加等常為右客且佐其榮名之願遂笈典墳發音及又極也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

為鼓舞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二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釣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曾何然吾聞焚舟而克泰孟手劍而盟者公羊傳十三年公會齊侯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左傳乎往慎所履如志遠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所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仲切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崔策字子符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廢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得其人乎無也惟其所

尚又舉移而從之又舉一本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

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其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

行考其智以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

俗其以學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

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

不獲家有冤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音懈按崔君雖立志出刺連求

史後章具獄坐流任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

選世皆曰仁悌人也仁一本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掌而理

乎今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

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

智不足而獨為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鵬澤之益鏃礪

之事注見前送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觀一作觀讀其書聽

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

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謂望之未覩一作隱而未見瞞乎

遠而有榮者也黨他曩切今茲歲在鵠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貞

七年辛未歲在鵠首至九年癸酉子僕時悒然遲之悒音邑謂其誕

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寘於懷耳未克沃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

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

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

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

俟命樂天不憂者一本无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文人牧人南

邦君張觀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遲

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韋中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自然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  
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  
朝而受者幾千万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  
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  
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  
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  
或以韋生之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  
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一作不取有司之過也穀梁昭公十九  
解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  
而况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  
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  
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

也

送辛生下第序畧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京兆尹歲貢  
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為舉首者  
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  
高舍人高郢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首本  
者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沉沒厄困之士閤戶塞  
簣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  
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  
游文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祥  
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  
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畧下

送從兄補罷選歸江淮詩序

補一本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退顧謂宗元  
曰音吾祖士師柳下惠柳下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  
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之今吾皇皇未  
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  
然而闕脩隨之養滌息有切米泔也之硬釜之畜逼進無成通筆力  
辨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留中味道腴於舌端勉脩厥志懼不恒  
父子當尉我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傳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  
之望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聾聵同見善不敬與昏  
瞽同知善不言與瞿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  
恢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觀微  
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為累而已矣  
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  
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  
皆甚少獨見謀在眾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  
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為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  
棄去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  
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楸楸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  
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隙則  
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勸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信  
二年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祗肅出則  
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并  
白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術術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  
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  
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印其志益堅於辱吾宗不振久矣

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實非所謂人數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為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改草為園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其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乎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足耶用是愈賢謀之夫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五刑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瀛序

音瀛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入禮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仕與能字非為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求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禮部屬宗元為禮部員外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即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為僂人僂字居南鄉後之頽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解瀨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動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瀨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子厚舅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導而

上五世為大儒後漢盧植孫郡人植子範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元

定其蓋盡諸子偃之子昭：晉孫靖之三子景裕為齊其風之流者皆

以學而貨重傳余弟也一本第下廣而不肆與而不懼孝敬忠信之

道奉也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

采以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

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

遊以取名當世以往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御史中丞裴行立多

容貧者故洋也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

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逢亭昭謂第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主人艱飢靡寒家難抵暴猝抑無告辭作以吁

而憐者吁一木皆飽窮厄恒孤危詭也冲上慈惜怡東西南北無

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獸與稻歎純穀勿

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洞野小雅邑外謂之郊外謂之牧之外不

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毗坐而

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成在

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已因物以激志者也中

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

多文辭上下古今左程右準以為直道直一本其於遠且大若稼而

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

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于於仕庶施吾道願

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補一本學不至焉不可也學

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

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

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

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



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陪永州崔使君遊燕南池序 崔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柎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菱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澹里間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故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微賈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倍難直謚二切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享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越起湘中資初起千余切為顛顛客耶顛顛解字余既委廢於世怕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雖是溪曰冉溪一作本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公此山入

山谷中見一老公問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以臣名之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也然斷魚巾切半也孔子世家不可不更也更平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

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

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謂入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

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

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坻與坦同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脣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

竊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釜萬類清瑩秀嶽錚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流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黃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要圖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避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排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以形一本仲於歌詠是故有其具一本无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第同志而偕未達故贈詩故此下一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

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頽氣之始間歲元克已字人姓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幸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已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左傳襄公二克已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

亭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按子學作銘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之飲于溪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

接取以飲乃置盞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湫不止于垣音進小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進者去者住者作留一本衆皆據石一本有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養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痲鄒部切腹內結痛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勞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袒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亂逝而為密者數音朔衆記音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亂逝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行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盛君子之心宜也作左飲以貽後之人

序其

序飲序其基

秀生直溫與予二弟遊予弟一宗直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秀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慄焉作慄一本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失杏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易切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碁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一本作氣不揚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

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某者故叙

序隱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凌士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著述而尤邃春  
私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  
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除直慮切去也  
除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出入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包山  
亦名具區即今太湖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  
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越人莊馬仕楚而病王使聽之果作  
越夫學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詩序群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  
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韓豐群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赴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題晉別錄叔向兄伯華為銅鞮大夫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罕  
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猶義伯華一本作由字左昭十四年  
親益榮猶義也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家語云其為人也多聞而難  
伯華之進退兩節祭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發宗元常與  
韓安平遇于上京韓豐弟泰字安平貞元十一年中進士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  
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為伍  
嘗又著書又字一木作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實  
澹泊如也他日當為達者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耀於  
後矣焜耀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見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趙  
某告字一作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先經以  
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杜預左傳序句一本無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  
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

李遂抗手而別秦知名與余善

###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其熟其所為歌詩傳誅都中通數經及群  
 書當時為文章若崔北部崔鴻字元翰于衛尉于邵字相與相與稱其文衆皆  
 曰納言曾孫也婁師德武后時說而又有是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  
 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觀婁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  
 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揮羽翮生風濤  
 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質為資  
 也或作質同相易為各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  
 善造請朝文蚤折於怕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  
 狗媮狗媮音虛又吁句切媮音偷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  
 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  
 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

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不能一本

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

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道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

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道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

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

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亟去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

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特將

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

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大形軀之寓於

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

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天其誰  
 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  
 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

於是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侂乎理外抗若良切一本作能務新以為名縱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義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入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鮮矣一本者字御史中丞崔公宋剡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以俟食似作之一本日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聲去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為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揚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為大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胄子師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師方車建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生猶云先而揚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

誰咎歟無乃憊其聲合其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此當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空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一本作徐生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華角其伎而至於此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古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竒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  
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學孝悌  
信讓以質乎中一作內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  
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  
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无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  
不相為謀史記傳句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揚  
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  
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  
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閑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  
貫統數無以躋其首一有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  
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音衰音衰與邪同要之與孔子同道皆

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

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守一本作存老子云知其雌守其雌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

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人今

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縣名屬零陵郡觀九疑下瀰水瀰水窮南越以臨大

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馮音豐翹

蜚廉風伯也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賈景伯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  
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  
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己者及見遂於尚書居末州刺柳  
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為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  
來景伯宣與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群子昔之為文章者畢貫統畢  
必言未嘗詖行未嘗怪其居室愔然愔然切靖也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

而肅召之仕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  
曰姑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為已乎非已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  
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也往居不苟容以是  
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見疵於世柰賈君何於其  
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已居或以匱已之虛或盈  
其廬孰置孰充為泰為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  
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圖之形以為高其學浮圖不  
能慙慙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放以故為文章浮圖率皆縱誕亂  
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  
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  
怠至於踐青祈萌沈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異夫假託

為者也薛道州劉連州要伯高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議歌焉而  
致其辭劉禹錫集有送僧方夫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  
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游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  
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  
選晉會稽支道林與謝安字安石王羲之字逸少及孫綽許詢  
等遊數又桑門釋道安自此至荆州与習鑿齒相見又庐山慧遠  
法師送陶元亮陸脩靜不竟過虎溪因相與大笑又守桑門慧休  
姓湯氏与謝靈運之孫謝超宗来往与鮑昭字明遠俱善為詩由  
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  
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雒都宜  
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衰雲代之間有靈  
山焉雲代二州名靈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西竺張六切乾音虔  
經靈鷲山乃佛而往解脫者通得入解脫凡有所傳皆是妄想得脫



其由各之 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  
故又捨後西土代音振塵朔陞音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  
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吏部侍郎夏官韓公吏部侍郎  
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一本無劉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  
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  
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  
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綠俞服勤聖  
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此誌薄必上人之往也將統  
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袂之贈祇古得切釋典有衣袂謂云祇  
祇為以比案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蓋亦徵其歌詩以焜耀向  
以舍此之躅向一本作回偉長德璉之述連音效魏文帝時徐幹字偉長應  
躅向王切豈擅重千祀哉庶欲切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重本作志字志出  
出賦詩不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永州龍興寺僧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  
好佛一作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  
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  
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得况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  
其言諭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  
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辨同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群有之  
駭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遠乎以吾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  
於吾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  
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其詳  
或曰泊孟常州晚路踈躑急使佛過甚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  
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  
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御史中丞柳公綽乃子厚具舟來迎飾館而

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  
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  
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土汪汪也作土一求道者之多半天  
下而字一唱而大行於遠者作寫字一本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居蟄  
之有雷作居一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遊音紫近隴  
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謂送元十  
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  
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  
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儉賊耶曰以其夷也果  
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反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季札吳王  
戎人後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

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  
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  
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入游者非必  
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  
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印之綴軋於點切則舍  
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  
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  
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  
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  
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嵩師序嵩初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離元讎師居  
武陵嵩音浩武陵縣州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

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矣余觀近世之為釋者一本无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道情以貴虛今元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他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六報恩七篇一本作七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訛者狂也此旋見切又音但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嵩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嵩陶氏子其上為通侯晉陶為高士為儒先一本下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為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琛切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真尚

乎般若切下而也經之大莫極乎涅槃切釋氏有涅槃經

則停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外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

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

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

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古玩勿圓竟經云三

之為大法之為廣菩薩大士之為雄脩而行之者為空蕩而無之者

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

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

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被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子厚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頌之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

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  
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遜而之釋背笈篋  
笈及業切負書箱也懷筆牘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脩七然音摸  
及入及解二切狀物態搜伺隱隙與隙登高遠望懷愴超忽愴楚遊其心以求勝語  
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艾茹蒿芥志終其軀吾誠怪而幾焉對曰  
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擊切其詳注夏亂也苟以其所好行而求  
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  
媚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  
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幾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界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止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  
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猶以離偶角古韻上紆紆以縱獨其狀類不一  
一有也字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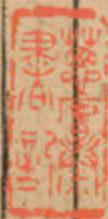
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耻制於世而有志乎  
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然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七之幽也  
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遜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為耶既曰為予  
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觀音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  
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脩整  
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  
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  
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  
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  
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待之禮懇迫  
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校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負外即劉公深明世

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為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即署之  
友詩以脫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恒  
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觀于  
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  
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注傳禮  
手秦師伐邾上商人遇之魯侯之贈後吳鼎襄公十九年公享晉六  
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也贈後吳鼎襄公十九年公享晉六  
馬先吳壽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  
由禮而不敢讓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二



Handwritten text in Arabic scrip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a small note, centered across the gutter of the open book. The text is written in dark ink on aged, yellowish paper.

110X
579
12
6